诗酒人生

——赏读林目清诗集《天空之下》

沙　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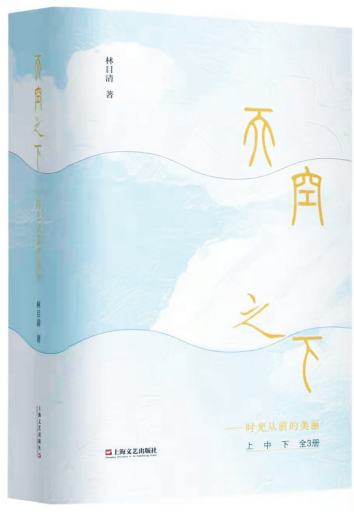
因不会写诗，平时读诗歌作品很少。即使我与木匠（林目清的诨号，文友圈都这么称呼他，下同）认识多年，彼此算是老朋友了，说实在的，我从头至尾读他一首完整的诗也是不多的。木匠的《天空之下》上中下三本诗集出版后，他签名送了一套给我，很客气地让我“指正”。为感谢他赠书的厚爱，我集中地阅读了他的一些诗。

木匠是一个很勤奋的诗人。他从少年时开始写诗至今，一直没有间断过，已出版了多部诗作。几十年来，木匠之所以写诗的激情不退，我认为与喝酒是分不开的。有一次，我问木匠：“你具体是从什么年龄开始喝酒和写诗的？”他笼统地回答：“喝酒比写诗的年龄小一岁。”并笑道：“我是喝着酒长大的，写着诗变老的。”酒，能够唤发诗人的灵感与创作激情，我是深信不疑的。木匠每每喝了酒，就会诗情澎湃，佳作迭出，而且有很多亮眼的诗句。如：“夜，一个超大容量的洗衣机”“黑夜是一个大脓包”“我们都被送进了夜的手术室”“月亮是一个酒壶”等等。我猜想，这些诗作大多都是木匠喝了酒后，夜晚诗情喷发时所想所作。他的许多诗行中，都散发着浓浓的酒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木匠的每一首诗，都是经过酒窖发酵的。

木匠的诗歌语言生动形象。他的很多诗耐人寻味，与当今某些寡淡如水，没一点嚼味的口水诗有天壤之别。如诗集的开篇之作《大公鸡》中，“一声喔喔喔，把天空与原野拉得高远”，凌晨，公鸡立足天地之间打鸣的形象和场景立马映入脑海。“它步子高蹈，凌波踏浪，踩着风，踩着大地，踩着人们欣赏的目光与惊叹”，公鸡趾高气扬，洋洋自得的走路形态又呈现我们面前。“一个华丽的亮翅，腾空一跳，就可以让村庄震惊”，公鸡跳跃、扑闪的姿势尽入眼中。又如《发芽，翅膀展开》一诗的开句：“发芽，是想飞的翅膀，决计要狠命飞出泥土来，飞出泥土的翅膀，会自我染绿……”这种描写很生动形象，十分传神。等等，不一一例举。

木匠有颗细腻的诗心。别看木匠外表五短三粗，内心却很细腻，其诗句轻巧，富有灵性。如《故乡，是一亩水田》中，“我是插秧人／腰，弯成九十度／一次，又一次／向故乡深鞠躬／诚惶诚恐，倒退着／我插下，一株株绿色的高香／鸟鸣虔诚，一声声替我念经／一朵莲花的幻影／倒影在水中，荡漾着／开满了水田里的天空……”诗中表达了他对故乡的追恋、感恩和虔诚，全诗虽只有十多行，却言简意赅，灵气十足。而诗人通过其内心细腻的解读，在《从你的世界，长出蓬蓬勃勃的爱》中诠释了“诗是什么／诗，是父亲犁铧整出的稻田／泥水汪汪，一块一块／诗，是母亲种下的庄稼／齐齐整整，一排一排／……我为你写诗／是用我的思想与梦，敲打太阳／哗啦啦地流出阳光……”丰富的想象，灵动的诗句，读来令人清新，眼前一亮。

木匠在天空之下喝酒写诗，乐此不疲，快意人生。祝愿他继续喝好酒，写好诗，诗酒共韵，相得益彰。



小·满农事忙

江初昕

在农村，小满是一个重要的节气。这个季节，地里的农作物失去了最初的鲜嫩质地和青涩面孔，绿色的叶子开始显现生命的粗犷与茁壮，绿着你的眼。小满到来的时候，菜园子的蔬菜一片郁郁葱葱。豇豆、苦瓜、丝瓜长势良好，牵绊它们的是眼前半人多高的藤苗。看着菜园子里长势良好的蔬菜，母亲又是移栽，又是搭架子，忙得不亦乐乎。

西红柿矮矮壮壮的，上面开了不少的黄花，也有的长出了翠绿的西红柿，小小的，宛如玛瑙一般。母亲说，西红柿也是要搭架子的，相对于其他，只不过简单点，只需在苗根部插上一根拇指粗细的小木棍，用稻草轻轻扎上，以防西红柿长大后，秧苗承受不住结出的果子，倒伏在地上，甚至折断掉。母亲嘱咐我在秧苗下插下木棍，而她则逐棵地用稻草进行绑缚。一棵棵西红柿秧苗在母亲的手中拨弄，被稻草轻轻地绑上。绑好后还拨动一下，感觉不是太紧就可以了。

黄瓜的架子前期已经简单地搭好了，只是现在黄瓜藤苗上开始长满了不少黄瓜。毛刺刺的黄瓜头上还顶着一朵黄灿灿的花蕾，非常惹人喜爱。藤苗上开满了小黄花，加上浓密的叶子，一副负重累累的样子，如不及时加固，被大风一吹，就会倒伏在地。母亲怕原来搭的菜架子不牢靠，钻进密实的叶丛中，插下竹棍，并用塑料绳扎牢。用手试了试，觉得牢靠多了。

豇豆苗才长成半人多高，苗梢摇曳不定，随风摆动，也是该搭架子的时候了。只有搭了架子，长势才会更加迅速。倘若不及时搭架子，藤苗就会匍匐到地上，雨水多的时候，藤苗就容易烂掉。母亲说，豇豆最肯长，一茬一茬的，要从五月一直长到十月，摘掉一茬，又会长出一茬，隔上几天来摘，就是满满一竹篮。直至寒露降临，豇豆才偃旗息鼓。因此，豇豆的架子要搭牢靠些，除了每株根底下插两根竹子外，上面还横一根小竹子，和各株的豇豆连接起来，形成一道藤墙。这样，经得住风雨，不会轻易地倒塌掉。而且，豇豆的菜架子竹竿要比别的还要长些，攀爬得高，空间相对大些，豇豆也就结得越多。

苦瓜和扁豆的架子相对要复杂些。一般是在前面的四角立下四根木桩，上面用横木架好，像一个“口”字形，又在上面架上横木条，或搭上树枝，将藤苗引入后，就在棚架上安营扎寨，青翠欲滴的苦瓜，紫红色的扁豆都从木架缝隙中，倾泻而下，一团绿色的藤蔓围拢在一起，看着就觉得舒心。

丝瓜的架子可因地制宜，倘若菜园的旁边有树木，可以搓根稻草绳引向树边，让丝瓜攀爬到树上。丝瓜藤沿着稻草绳一圈圈地缠绕，一路攀爬，留下了一架的黄灿灿花儿，便垂下细条翠绿的丝瓜来。要想摘树上的丝瓜，就把镰刀绑在竹竿上，顺势用力一拉，丝瓜应声落下。

用了一天时间，一畦菜园焕然一新，移栽的辣椒茄子生机勃勃，菜架子也搭好了。母亲捶捶背，揉揉腰，看着满园青翠的蔬菜，露出欣慰的笑容。不久，红的西红柿、青翠的苦瓜、丝瓜、梳着两条辫子的豇豆满园都是，一幅浓墨重彩的农家画卷跃然于眼前。

采收油菜

伍朝军　摄

杨龙美

她们都是妈

（外一首）

小姨站在我的面前
亲切地拉着我的手
喊我的乳名

几十年的岁月
小姨和母亲一样
她们又都和在世时的外婆一样

母亲在电话那头声音洪亮
小姨抽烟的姿势
仍是年轻时的风范

仿佛日子颠倒了过来
仿佛我们又都退了回去
都挤在外婆家
那间低矮的茅草屋里

我搂着小姨
像搂着电话那头的母亲
像搂着在世时的外婆
像搂着一段被复古的岁月

那份湿润润的亲情
被五月清凉的风浓浓地吹扬起来
我又一次忘了
岁月跋山涉水刻下的沧桑印记

天下母亲

她也曾经是娇艳的花朵
也曾富有浪漫情怀
用一块花手帕
把爱的甜蜜滋味小心珍藏

后来她成为果实、琼浆
成为遮风挡雨的厚厚的墙
成为回忆时那高高举起
又轻轻落下的温软的手掌

再后来她成为枯枝、木桩
她谦卑地矮下去
越来越小
直到小成吹过晚辈心头的
一丝清凉的风

而她的孩子们
是她放飞出去的大雁
一批又一批
挥动着矫健的翅膀
遨游在
广袤无垠的湛蓝的天空